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V. S. NAIPAUL

SHORT STORIES

米格尔街

奈保尔小说

● 王志勇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奈保尔小说

V. S. Naipaul

米格尔街



◎ 王志勇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原书名：Miguel Street

作者：V. S. Naipaul

Copyright © V. S. Naipaul, 195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2-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格尔街/[英]奈保尔(Naipaul, V. S.)著;王志勇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1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663-8

I. 米... II. ①奈... 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701 号

米格尔街

作者：〔英〕奈保尔

译者：王志勇

责任编辑：曹洁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30000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7-5339-1663-8/I·1463

定价：15 元

编辑手记

《米格尔街》讲述的是弱势群体毫无希望的故事，读来却丝毫没有那种了无生气的窒息之感。在米格尔大街贫困、脏乱的社区景象中，人们似乎活得有滋有味，其中不乏草根社会的幽默气息。奈保尔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小人物的想入非非，揭示了植于琐屑欲念中的民间理想。一方面总是某种虚幻的东西在支撑着人生意趣，而另一方面，那些卑微、古怪的动机同时让你感受到“理想”本身所包含的凄凉。这里，所有那些令人心酸的东西都融入了日常的起居谈谐，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便成为撬动故事情节的杠杆，从而使一帮街头闲汉和放荡娘们的故事演绎出某种悲剧风格。

奈保尔很清楚地意识到，在现代西方文明的“游戏规则”面前，实际上成了局外人的弱势群体必然无以自适，他们的生存之道乃至精神寄托往往就是自我放逐。看上去是破罐子破摔，其实避开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倒是保持自我尊严的一种方式。所以，本书用不少笔墨营造了一个江湖社会——它并不实际存在，只是存在于米格尔大街的老少爷们的感觉之中。海特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家伙几乎在所有的故事里出现，对天底下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歪理歪说，总能给街上的小混混们提神助兴。当然，折腾不出什么名堂，这毕竟不是罗宾汉的时代，海特那伙人跟警匪片里的黑道团伙也扯不上关系。只是这种状态使他们觉得自己颇有几分江湖气概，得过且过之中好像找到了一种归属。精神上算是有了去处，却

编辑手记

不能实现人的价值，这种失重的自由状态恰好印证着后殖民时代的世态人心。

CLASSIC IMPRESSIO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人物名单

- 海特 自由职业者,以饲养奶牛为主
埃多斯 蓝色卡车(垃圾车)司机
埃罗尔 海特的外甥
博伊 海特的外甥
泰特斯·霍伊特 注册会计师,私立学校校长兼教师
比哈库 印度教传教士
墨尔根 焰火制造者
曼门 无业,精神病患者
波普 木匠
乔治 自由职业者,曾为妓院老板。
劳拉 无业
劳娜 劳拉的女儿
纳撒尼尔 自由职业者,劳拉的男友。
爱德华 自由职业者
托尼 自由职业者,后为卡车司机
布莱克·沃兹沃斯 落魄的诗人
博勒 自由职业者,理发师
“大脚” 自由职业者,拳击手
加耐士·潘迪特 政府官员

齐塔兰加 律师

查尔斯 警官,米格尔街片警

多丽 海特的女友

目 录

- 博加特 / 1
- 叫不出名堂的事 / 8
- 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 / 16
- 择业 / 24
- 曼门 / 32
- 布莱克·沃兹沃斯 / 39
- 儒夫 / 48
- 焰火师 / 59
- 注册会计泰特斯·霍伊特 / 71
- 母亲的天性 / 83
- 蓝色卡车 / 92
- 爱,爱,爱,孤独 / 102
- 机械天才 / 116
- 慎重 / 131
- 直到大兵来临 / 143
- 海特 / 159
- 告别米格尔街 / 171
- 后记 / 178

博加特

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朝对面喊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博加特在床上翻个身，用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咕哝着：“有什么新鲜事吗，海特？”

人们叫他“博加特”是有什么原因的，可我总觉得这是海特送给他的雅号。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上映的那一年，博加特的名字风靡了整个西班牙港，硬汉子博加特的形象，成为成千上万年年轻人崇拜的偶像。

在他被称作“博加特”之前，人们叫他“扑克算命先生”，因为他一天到晚总是在玩这种把戏，尽管他一点也不喜欢玩扑克。

无论什么时间你到“博加特”那间小屋子里去，总会看到他坐在床上，面前的小桌子上排列着七行扑克牌。

“有什么新鲜事吗，伙计？”他只轻轻地问这么一句，便一声不吭地呆上十几分钟。使你感到几乎无法和“博加特”搭上话。他看上去是那么愚昧和傲慢；一双睡意蒙眬的眼睛，脸庞臃肿，头发漆黑，肌肉丰满的胳膊，但他倒也算不上古怪滑稽。不管干什么事，他老是像睡不醒似的，无精打采，就连舔拇指分发扑克牌时也是那么一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样子。

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乏味的。

他装出一副靠做裁缝维持生计的样子，甚至还出钱让我给他写了一副招牌。

缝纫，裁剪

制作成衣

技术高超，款式新颖，价钱公道

他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的、白的、褐色的粉饼。我简直想像不出他到底能干些什么，我也从不曾记得他做成过一件衣服。在这一点上，他倒有点像隔壁的波普，那个从没做出过一件家具，却整天在画呀、凿呀、鼓捣那被他称作榫眼的木匠。每当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干什么呀？”他总是回答道：“嘿，孩子，问得好，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来的事。”就连这类事情，博加特也从没干过。

那时我还是个毛孩子，从没想过“博加特”是怎么搞来的钱，我觉得凡是大人总会有钱的。波普有个干杂活的老婆，后来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简直想不出“博加特”会有母亲或是父亲，也从没见一个女人到他小房子里去。那间被他称为是下人住的厢房，却没有一个侍候正房里主人的下人住过，说是下人住的厢房，也只不过从建筑的角度这么叫而已。

“博加特”为人交往的方式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他一度是这条街上最有名气的人物，有许多朋友。我常常看到他蹲在路旁和街上的大人们呆在一起，当海特、爱德华或埃多斯高谈阔论时，“博加特”总是低着头闷声不响地，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图。他从不笑出声来，也从没讲过什么故事，可凡是遇到什么喜庆日或其他重大时刻，大伙总要说，可不能少了“博加特”，那家伙精明得像魔

鬼。我猜，他一定是用某种方式，使他们感到满意和快慰。

正如我说的那样，每天早上，海特大声喊叫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随后，他便等着听“博加特”咕哝出那句含糊不清的答话，“有什么新鲜事吗，海特？”

然而一天早上，海特喊罢却没有听到惯常的答话。

“博加特”突然不见了，连一句话也没给我们留下。

街上的男人们整整沉闷了两天，他们聚集到“博加特”那间小屋里，海特拾起博加特桌上的扑克牌，有两三张牌从他手里滑落下来。

海特说：“你们说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然而，没人能知道这事儿，博加特平时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上，海特起来点燃一支烟，往后阳台栏杆上一靠，刚要张嘴喊，忽而想了起来。这天早上他给奶牛挤奶的时间比以往都早，母牛对此举持不合作态度。

一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月，“博加特”还是没有回来。

海特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把“博加特”的房间改作俱乐部了。他们在那儿打牌，唱歌，喝酒，抽烟，有时还领个把女人到这房子里来。那时海特因为参与赌博和组织斗鸡而受到警察的纠缠，后来他花了不少钱行贿才得以脱身。

一切都像“博加特”从没到过米格尔街似的，尽管“博加特”在这条街上住了差不多四年左右的样子。他来的那天手里拎一只手提箱，对蹲在门外叼着烟卷读晚报上板球赛消息的海特说，他想找一间房子。那时他也没多说些什么，海特说他只问了一句话，“你知道哪儿有空房间吗？”海特领他来到隔壁院子里，那里有间每月房租是八块钱带家具的厢房，他二话没说就住了下来，随即

便摸出一副纸牌，开始玩扑克算命的把戏。

这事给海特留下极深的印象。

后来他就一直独来独往地这么生活着，从而赢得了“扑克算命先生”的雅号。

当海特和其他人把博加特忘掉，或者说是快要忘掉的时候，他回来了。一天早上大约七点钟的时候，他回来了，并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睡在他的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起，埃多斯并不太惊慌，十分尴尬地跟着起来。

博加特说：“出去，我累了，要睡觉。”

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当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过去的老伙计们把小房间挤得满满的。埃多斯为了掩盖自己的狼狈相，大声说笑着，海特带来了一瓶酒。

海特说：“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他怔了一下，猛然明白了这一提示，喜形于色地应道：“有什么新鲜事吗，海特？”

海特打开朗姆酒，大声吆喝博伊去买瓶苏打水来。

博加特问：“奶牛怎么样，海特？”

“它们还好。”

“博伊呢？”

“他也挺好，刚才你没听我喊他了吗。”

“埃罗尔呢？”

“他也没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博加特？你好吗？”

博加特点点头，不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酒喝了个底朝天。

“别担心，”博加特说，“我再去买一瓶。”

人们从没见过博加特喝这么多酒，也从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大伙都很吃惊，没人敢问博加特去过什么地方。

博加特说：“你们这帮小子可一直没让我这间房空闲过啊。”

“不过没有你在，可就大不一样喽。”海特说。

大伙仍感到有些不安，博加特是难得开口说话的，现在他讲话时嘴有点歪扭，还略带点美国腔。

“当然，当然，”博加特拿腔拿调地说，活像一个在做戏的戏子。

海特吃不准博加特是不是喝多了。

要知道从外表看上去，海特很像电影明星雷克斯·哈里森，而且他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极力去模仿。他把头发向外梳，眯紧眼睛，看上去是挺像哈里森的。

“好啦，博加特，”海特说话的神态，简直就是活脱脱的雷克斯·哈里森，“赶快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博加特露出牙齿，歪扭着嘴唇玩世不恭地笑起来。

“当然，听我说，”他说着站起来，两个拇指插在裤兜里，“当然，我会告诉你们这一切的。”

他点起一支烟，向后一靠，烟徐徐飘进眼睛，他眯缝起眼，谈起他的事。

他在一条船上找了个活，漂泊到英属圭亚那，被人抛弃在那儿，所以只好到内地去。后来他在鲁普努尼草原放牧，还运些走私物品（他没走走私什么东西）到巴西去，然后再从巴西搞些女孩子弄到乔治城去。正当他经营着城里最大的一家妓院时，拿了他贿赂的黑心警察却把他抓了起来。

“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他说，“没有叫花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

“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

“你吃错药了吗？”海特说，“监狱！咱们这种人怎么会进监狱

的！你怎么蠢得像头驴。干吗不让他把话讲完？”

然而博加特却已受到了伤害，他再也不说了。

从那时起，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博加特变成了电影的“博加特”，海特也成了哈里森。清早惯常的对答换上这些话：

“博加特！”

“闭嘴，海特！”

博加特如今成了街上最令人胆颤的人，甚至连大脚都承认害怕他。博加特拼命地酗酒，骂街，赌博，用肮脏粗野的语言咒骂街上路过的姑娘。他买了顶帽子，紧扣在眼皮上。平时没事，他就靠着院子外高高的水泥栏杆，站在那儿，双手插在裤兜里，一只脚踏在墙上，嘴上总是叼着一支烟卷。

不久他又失踪了。那天，他和那一伙儿在他房里打扑克时，站起来说：“我去趟茅房。”

从此，他们又有四个月没见到他。

当他再回来时，比以前显得黑胖了些，也更加蛮横粗野，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兴许为了使自己的模仿更加逼真，他开始向孩子们中间扩张。他把街上的孩子都喊来，给他们一点钱去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非常喜欢抚摸孩子们的头，给他们一些善意的忠告。

第三次他离开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子里为所有的孩子（他称小家伙）举行了一次大聚会。他买来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还有许多饼干。

后来，住在米格尔街四十五号的警官查尔斯，把博加特抓走了。

“不许乱动，博加特！”查尔斯警官说。

博加特不知怎么回事，愣住了。

“怎么回事，伙计？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啊。”

查尔斯警官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

这事曾在媒体引起了不太大的轰动，报道只说起诉的罪名是重婚罪。最终还是海特披露出其中的内幕，而报纸上却只字未提。

“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海特站在路旁的人行道上，说：“他把他的第一个老婆丢在图南蒲纳来到西班牙港，他们没有孩子。他呆在这儿感到沮丧，便走了，在卡罗尼找到一个姑娘，给她留下一个孩子。他们在卡罗尼可不是逢场作戏，是动真格的，博加特和那姑娘结婚了。”

“可他为什么又抛弃了她？”埃多斯问。

“为了做个汉子，和咱哥们儿在一起。”

叫不出名堂的事

自命为木匠的波普仅完成过一项工程，就是在他家后院芒果树下搭起一个小工棚，其实就连这件事也没完全干完，他懒得用钉子把作顶棚的马口铁皮钉牢，只用一些大石块压在上面。每当刮大风，棚顶就会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呼声，仿佛随时都有被风刮跑的可能。

尽管如此，波普也没闲着。他整天忙忙碌碌地敲打着，锯呀，画呀。我乐意看他干活，喜欢那从柏木、雪松刨花里发出的气味，愿意看到波普那沾满锯末刨花的鬃曲的头发。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便会说：“嘿，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事。”

我喜欢波普的这种回答，使我感到他像一个诗人。

一天，我对波普说：“让我也做点什么呢。”

“你想做什么呢？”他问。

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出要做什么。

“瞧，”波普说，“你也在想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东西了吧。”

最后，我终于决定做一个盛鸡蛋的托盘。

“你做这玩艺给谁？”波普问。

“我妈。”

他笑起来，“你想她会用吗？”

我妈挺喜欢那鸡蛋托盘，用了约摸有一个星期的光景，后来她像是完全把它忘了，又像以前一样开始把鸡蛋盛在碗里，或是干脆放到菜板上。

我给博加特写了那块裁缝的招牌之后，波普也让我给他弄一块。

他从耳后取下那截红铅笔，寻思着该写什么词合适。起初，他打算自称是个建筑师，可他又吃不准字母拼写是不是正确，我劝他另换个词，后来写出来这样一块招牌：

建筑承包商

木匠

家具木工

我作为题字人在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波普喜欢站在这块招牌前面，但一些不知底细的人前来订活儿时，他却显得惊慌失措。

“什么木匠？”波普会说，“他早搬走啦。”

我觉得波普比博加特随和多了。博加特很少和我说话，而波普很健谈，他会谈一些挺严肃的事，诸如人生、死亡和工作之类的事，我觉得他也挺愿意和我说话。

然而，波普在街上没什么名气，人们并不认为他神经有毛病或是傻，海特常说：“波普太狂啦，知道吗。”

其实这种说法并没什么道理。波普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他端着一杯朗姆酒在路旁站着，却一口也不喝，当他看到任何一个熟人露面时，便用中指在酒杯里沾一下，舔舔手指，而后再向那人打